

創刊號

#01

2024年5月

MAICS CONNECT

校友通訊

2023-2024

教授專訪

Stephanie DeBoer教授

張頌昕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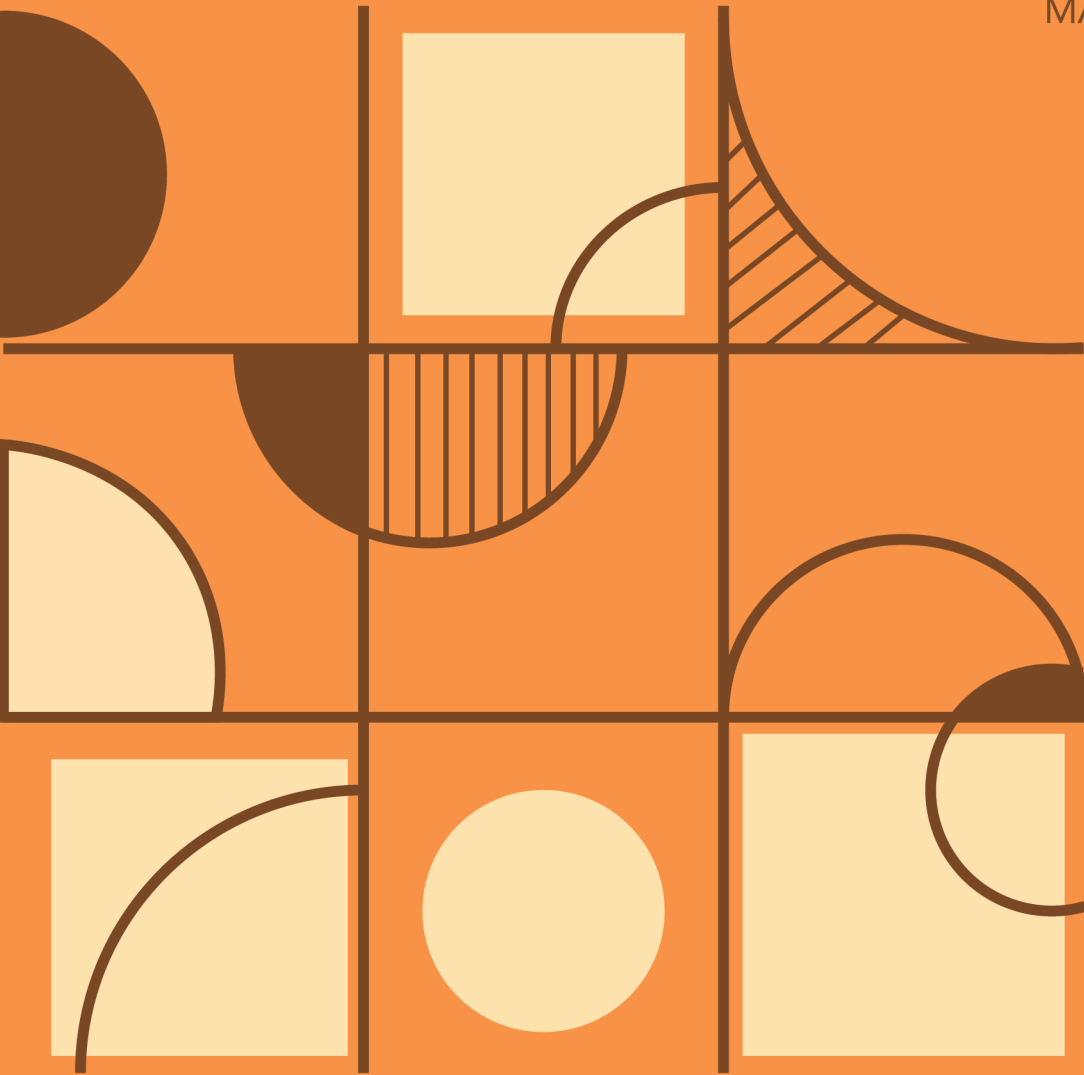
曹雪楠教授

助教專訪

與助教李卓悅對話

校友分享

MAICS大事記



目錄

- 01** | **前言**
課程主任寄語
- 02** | **教員分享**
連結與支持
- 03** | **教授專訪**
城市·策展·再現：與Stephanie DeBoer教授對話
人工智能可以為人文研究帶來甚麼：訪曹雪楠教授
醫學、科技與社會：訪張頌昕教授
- 04** | **助教專訪**
從武漢「放逐」到港 從文化尋覓身份：與助教李卓悅對話
- 05** | **校友分享**
專訪Patrick Lo：跳出既定框框，重新思考世界的模樣
ICS畢業去向——就業與學術之路
- 06** | **MAICS大事記**
活動事件2022–2023
歷史·故事——記5月曼谷之旅
事件·旅行——記5月爾灣之旅
- 07** | **結語**
編輯團隊後記

前言

課程主任寄語

01

Prof. Elmo GONZAGA
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主任

感謝Alison、Andy和他們的團隊投入了許多心思和時間，我們期待已久的校友電子通訊終於和大家見面！

MAICS課程一直以其嚴謹的課程、一群對教學充滿熱誠的教師而著稱，遺憾的是畢業生往往在春季學期結束後就各奔東西。我們希望這份電子通訊能夠提供一個平台，讓你和往屆校友跟進MAICS的最新動態和發展。期望這份通訊能讓我們彼此保持聯繫，壯大我們的社群。

希望你們喜歡這期創刊號，同時期待大家未來的投稿！祝大家生活愉快。

李鐵成博士 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副主任

還記得學期初，我跟同學們講：每當我穿過隧道，迎著緩緩落山的夕陽趕來學校上課時，總會很期待、很溫暖。我已經在跨文化研究專業任教十二個年頭了，而那種期待上課的感覺始終未變。感恩有這一尺講台讓我體會了人生最幸福的時刻。我雖然經常苦惱於自己是一個太容易感動的人，但讓我心安的是同學們的理解、包容和支持。歷屆同學都愛親切地稱我為“鐵哥”，我也願一直飽有那份激情，讓我的講台可以成為大家一個暫時停靠的驛站，並目送你們奔向廣闊的海天，自由翱翔。恭喜我們的電子期刊創刊號正式發佈，這讓同學們無論在哪，無論做什麼，都依然能夠保持聯絡，依然可以回望我們的學校，情繫我們可愛的ICS。也希望大家有空能經常回來看看。

教員分享

連結與支持

02

彭家維博士

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希望你們在MAICS的旅程能孕育出**正直、同理和自我關懷的種子**，綻放愛和堅韌，引領自己度過人生中的高低起伏。正直將成為照亮前路的永恆燈塔，指引你邁向公義；同理讓你懂得感同身受，傳播善意和理解。自我關懷教會你培養內心的安定，從而茁壯成長。願這些種子在你們內開花結果，好讓你們得以優雅且堅強地過豐盛人生。

譚佳教授

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面臨著許多挑戰。右翼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正在全球興起，經濟不確定性和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讓時代愈加複雜。文化兩極分化持續存在，我們在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等關鍵運動中屢經挫折。也許最令人擔憂的是人類活動對地球的生態影響，隨之而來的是氣候危機、環境污染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毀滅性後果。

作為MAICS的一員，對於這些複雜的問題，我們無法完全解答或解決。然而，正如Donna Haraway所說，我們團結一致，**「與麻煩共存」**。作為學生、校友和教師，我們可以在課堂內外提出問題、尋求答案和創造性思路，從而應對挑戰。讓我們一起踏上這趟學習、批判思考和行動的旅程，互相扶持、互勉互勵。

03

教授專訪

城市·策展·再現：

與Stephanie DeBoer教授對話



訪問

/Alison & Nancy

撰文

/Alison

翻譯

/Nancy

攝影

/Charlie

香港是一個被各式各樣光源照亮的城市，從LED螢幕、霓虹燈，到夜間投影表演，目不暇給。隨著城市發展，照明的媒介和形式也隨之改變。有些光總是能照亮大街小巷，有些則散發自高樓外牆，漸漸黯淡。作為媒體基礎設施(media infrastructure)領域的專家，Stephanie DeBoer教授一直致力於城市螢幕文

化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urban screens)。她近期的研究以香港和上海的公共螢幕為主題，比較它們與城市歷史、政治和人民的關係。今年，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她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香港。

鑽研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之前，DeBoer教授在美國攻讀比較



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接觸到中國和亞洲電影。她深入研究電影和媒體，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Co-Producing Asia, Locating Japanese-Chinese Film in Media*。她在書中探討了洽談合拍片背後的歷史問題，以及從戰後到現代合拍片與全球化的關係。

探索亞洲電影的經歷為DeBoer教授日後的研究方向鋪路，敏銳的比較思考觸覺有助她後來研究跨地域城市空間 (multi-regional urban space)，「我對比較城市之間的特殊性，城市螢幕的運作，以及人們作出的相應行為非常感興趣。還有各個持份者，從城市規劃者、廣告商，到政治人物，再到藝術家，所有的磋商與談判都呈現在螢幕上。」

2018年，DeBoer教授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的學生安排到香港、廣州和上海實地考察。除了認識公共螢幕如何在這些城市運作之外，他們還拜訪了不同持份者，包括戶外廣告商、城市規劃技術人員、LED螢幕製造商、LED設計師、媒體藝術家和遊客。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公共螢幕與空間議題的討論。DeBoe教授進行研究時，除了以檔案和期刊作為研究基礎之外，也會與很多不同界別的人交流。2015年，她在上海休假時第一次與公共螢幕議題的持份者交談，從此開始她的研究。「僅僅看見這些足以幫助我更有效地了解公共螢幕的生態。」多年來，她一直與各持份者交流，直到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她的研究被迫暫緩，令她決定來到中文大學任職訪問學者。



「屏幕等待」展覽
2019年5月6日至17日
於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展出

「我來香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我需要在這裡停留一段時間，思考如何繼續進行我的研究。疫情期間，我身在遠處做其他事情，大學的行政工作令我無法專心進行研究。所以在香港停留一段長時間，而不只是偶爾來一趟，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我需要與人交流，分享我的工作。」

除了埋首於自己的研究之外，DeBoer教授還希望與更多人合作，無論是舊相識還是新朋友。她經常在研究和策展工作之間切換，與媒體藝術家和工藝師一起為公共螢幕賦予新的意義。大型公共螢幕主要用於廣告和公共服務通告，甚至是政治宣傳。「然而，有些時候藝術也會被放到螢幕上。這展示了螢幕有無限的可能性，我覺得相當有趣。它不僅僅是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盡可能明亮和

多彩，可能是放慢了節奏，可能是為公共空間帶來了不同面貌的暫時性 (temporality)，可能是為人提供了沉思的時間。」2019年7月，DeBoer教授和她以研究為基礎的藝術伙伴Screens Collective，¹在上海同濟大學舉辦了一場名為「屏幕等待」(“On Waiting with Screens in Transit”)²的展覽，將對螢幕的概念變為實體展覽。

第一個學期，DeBoer教授開設了新科目Critical Media Infrastructures。「我真的很喜歡與學生們對話，這成為了我思考自己研究的基礎。教導學生令我獲益良多，他們的功課、談話和想法啟發了我。」相信DeBoer教授未來的作品，無論是研究還是策展，都因她在中文大學的經歷而有更大的潛力和影響力。

¹ Screens Collective於2015年12月在上海成立，是一個以研究為基礎的藝術團體，致力於解決有關城市螢幕作為公共場域的主要問題。

² 展覽讓人們看見塑造當代等待時間的動態、感覺和當下的時間性。不同大小的螢幕在不同的通勤地點出現，我們如何在有(和沒有)螢幕的情況下等待？

人工智能可以為人文研究帶來甚麼： 訪曹雪楠教授

訪問
/Andy
翻譯
/Nancy

「外推 (Extrapolation)」是指超出所學知識的範圍。我們通常假設AI模型 (AI model) 只能根據從 AI訓練數據 (training data) 中學到的知識做出決策。而AI extrapolation這項新研究指出，許多AI決策是在超出其訓練庫 (training set) 的情況下做出的。試想像，一位擁有豐富治療心臟經驗的醫生突然提出一個完全超出他的訓練範圍 (即是超出他的知識庫) 的病例，你對醫生在這種情況下的決定有甚麼感受？**在一些AI推論的極端情況下，AI模型可以在搞不清楚狀況下作出重要決策。**你會想知道這些決策會造成甚麼巨大影響，對吧？我的新研究正是探討AI Extrapolation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



Q1

你能介紹你的最新研究，人工智能外推 (AI Extrapolation) 嗎？

Q2

你能介紹你的新科目
AI Culture嗎？
從數碼 (digital) 到
AI意味著甚麼？

AI文化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也容易帶來誤解。**Google和Microsoft的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博士一直研究AI能否理解邏輯和數學推理等問題。這是「AI未來能否擊敗人類」的討論中比較貼近現實的一個角度。**法律學者和社會科學家一直質疑人們對AI滲透日常生活的偏見和對社會的影響。這些問題可以追溯到數碼文化研究 (digital studies)。簡單來說，這個科目是之前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的進階版本。

Q3

在MAICS任教期間，你有甚麼難忘的經歷嗎？

我經歷了很多難忘的時刻。有一組同學為了影像報告作業，把一個藝術裝置帶到課堂。他們甚至從家裡帶來了自己的燈光設備，向我們展示他們貼在精美的剪紙圓筒上的影像。

Q4

有甚麼想對MAICS校友說的話嗎？

往外闖吧！

不要呆坐在書桌前。

醫學、科技與社會： 訪張頌昕教授

訪問
/Andy
翻譯
/Nancy

Q1

可以分享你的最新研究嗎？

¹克勞迪婭·戈丁 (Claudia Goldin)，美國的經濟史學家、勞動經濟學家。她在202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早於2002年與勞倫斯·卡茨 (Lawrence Katz) 發表論文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我正在撰寫有關生育政治的書，圍繞在日本的荷爾蒙避孕藥。口服避孕藥在世界各地往往被視為一種與解放有關的技術，可以為使用它的女性帶來性和經濟賦權 (empowerment)。例如最近的諾貝爾獎得主克勞迪婭·戈丁 (Claudia Goldin)，將女性進入男性主導行業的能力歸功於避孕藥。像我這樣的科學與技術研究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下稱STS) 學者，看見有人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技術時，不禁皺眉，尤其是這種簡單的歸納只適用於一小部分享有特權的西方女性。我的工作是在扭轉這種觀點，顯示避孕藥的作用是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延長女性的勞動力。在日本，避孕藥被用作治療的工具以控制荷爾蒙，使女性的身體轉化成有利於父權資本主義 (patriarchal capitalism) 的「生產力」。

Q2

今年你開設新的選修科目

Media, Medicine, and Justice，原因是甚麼？

你希望學生修讀這一科後能達成甚麼目標？



我接受過醫療人類學 (medical anthropology) 的訓練，所以教授醫學人文學 (medical humanities) 才是我的強項。我的教學生涯從2013年擔任助教開始，當時美國醫學院的入學考試開始講求醫學倫理，所以對這類科目的需求突然增加，令我有許多訓練的機會。從早期開始，我已經教過數百名醫學院預科生，所以當我去年來到香港時，開設類似科目的想法自然浮現在我腦海裡。

我最感興趣的醫學人文學範疇——醫學與權力的交叉點 (medicine's intersection with power) ——是在2020年的社會動盪與疫情之後才成為學術主流。當時我住在華盛頓，所以我不只是即時目睹了媒體

如何塑造公眾對疾病威脅的看法，還見證了這次疫情如何揭示社會分歧。

文化研究是一門植根於批判分析和思辯的學科，能在文化研究課程中開設這一科目令我尤其興奮。課堂上，我們會對醫學在當代社會佔據權威地位的原因和過程提出疑問。

我希望向學生展示醫療知識和體系是更廣闊的權力控制系統中的一部分。在其文化背景下研究健康和疾病議題，有助揭示這個造成社會上的苦難的機制，如何導致忽視女性的健康問題以及損害邊緣化群體的健康。我希望授予學生更多工具，讓他們在反覆無常的時代下，有能力剖析權力制度如何在文化研究不常涉及的領域中運作。

Q3

從文學到STS，為甚麼你會遊走於

學術範疇的光譜兩端？

這樣的訓練對你目前在文化研究

的工作有幫助嗎？

「科學」與「社會」的區分更多是現代以學術研究為主的大學劃分的結果，並不反映實際情況，而STS就是要恢復科學、技術、醫學在文化和社會中的地位。科技創新不會憑空出現，人才、機構、資金來源左右了哪些項目得以實踐，而哪些項目得以稱之為「知識」。儘管早在青少年時期，我已經接觸過傅柯 (Foucault)、布希亞 (Baudrillard) 和布迪厄 (Bourdieu) 等人的經典文化研究理論，我認為STS和文化研究其實提出類似的批判性問題。

身為定居在加拿大與美國邊境的香港華人移民後代，我在不同地方與社會環境穿梭。一方面，和我有緊密連繫的群體是加拿大鄉村的移民 (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另一方面，我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每個場域都有獨特的社會

規則，它們就像文本一樣，幫助我理解亂糟糟的現實。在大學讀書時，我對後殖民批判 (postcolonial critique) 產生興趣，例如文學經典在民族認同形成中扮演甚麼角色。直到讀大學最後一年，我選修了與種族、科學、身體、醫學相關的科目，才因此接觸到STS，受到教授邀請攻讀博士學位。我一直認為「純粹」的理論對我來說太抽象了，所以我想接受像STS一般講求觀察和經驗的訓練。

現在我喜歡將文化研究中具闡釋作用的元素，結合我們當代生活中，看似日常，實質深受STS影響的事物。我認為與STS主流相比，文化研究容許更多社會批判的空間。然而，我通常視自己的工作為過往項目的延伸，而非轉往新方向。

助教專訪

04

從武漢「放逐」到港，從文化尋覓身份： 與助教李卓悅對話

訪問 /Andy & Alison | 撰文 /Alison | 攝影 /Charlie

訪問開始前，我們選定用普通話交流，方便雙方溝通。訪問中途，我突然說起廣東話，還未反應過來，發現Zowie (李卓悅) 以流利的廣東話回應問題。來自武漢的她自小喜愛港產片，尤其是警匪片，從而產生了學習廣東話的興趣。留港的五年間，她從法律界踏進文化界，辭掉工作走進教室，在動盪中思考身份認同的議題，然後在2023年來到MAICS擔任教學助理。

大學時期的Zowie就讀英文系，其後因為考慮到前途問題，來港攻讀法律碩士。從法學院畢業後，她在中國勞工通訊從事媒體相關工作。「我雖然當時在法學院畢業，但是我非常堅定地覺得我一定不要做跟法律相關的工作，那能做什麼呢？基本上就只能做跟媒體相關的文科行業。所

以當時就加入公司，主要做一些採訪。」在中國勞工通訊的三年，帶給她寶貴的經驗和嶄新視角。她對其中一次採訪的感受尤其深刻：「有一次採訪《殺馬特我愛你》的導演李一凡，我採訪得蠻開心的。雖然當時已經做了一兩年，我覺得我對中國勞動問題也並不瞭解。李一凡當時就非常提綱挈領地說，他這個片子其實拍的是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問題。我真的沒有這麼高屋建瓴地去想這個問題。」



¹ 中國勞工通訊，致力維護中國勞工權益的非政府機構。



Zowie在香港停留的時間剛好橫跨反修例事件、COVID-19疫情以及中國的白紙運動。身處香港，觀照武漢，令Zowie與故鄉產生了尷尬的距離感。「我覺得有一點，就是雖然不希望這個樣子，但我覺得自己確實跟中國大陸距離很遠，因為除了有一次我去了趟美國，回來要隔離之外，我沒有做過一次核酸。我無法想象那種每天要做，或者每48小時、72個小時要做核酸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是莫名其妙我就有一套空缺的集體記憶，它像是一個集體記憶，但我實際上沒有那種感覺。」從集體記憶中缺席的她從工作中得到一些慰藉。「我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做了好幾天採訪，找我認識的朋友，或者有的甚至不是朋友……我現在覺得那份工作在疫情一開始時給了我很大的精神support。因為我可以做一些相關的事

情，不是完全袖手旁觀，雖然能做的非常有限……能讓我覺得我在香港，但是沒有離中國很遠。」

思前想後，Zowie離開了職場，報讀了看重文學理論的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或者我從來沒有考慮過，文學、電影、流行文化是可以稱之為一個專業，或者可以學習的……後來我最早關注的可能是文化研究，或者說比較文學裡面關於identity的部分，讓我覺得原來有一個學科或者有一種方法，可以幫你思考或者表達這個事情。」她喜歡這一科給予她無限的空間，學習和研究熱愛的香港電影。畢業後，她思考自己的職業去向，「首先我還是很想留在學校，或者我很想做老師。你知道，如果只把目光鎖定在比較文學、英文系、文化研究，全香港有

多少個職位呢？然後我就剛好看到五月份的時候TA的招聘，便申請了。」

在MAICS的第一個學期，**對Zowie而言最深刻的記憶都源自學生，他們跳出框框的思維方式令她感到驚喜**。她憶起有一組學生的匯報主題是與武俠相關的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她想當然地以為同學會用邵氏電影為例，討論離散或中國人身份議題，沒想到是金庸小說最早如何在報紙上以連載的形式呈現。「我完全沒有想過報紙這種連載形式可以讓所有觀眾在閱讀上找到共

識，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Zowie眼中，MAICS的獨特之處在於多元性。她憶起一個學生來到這裡就讀的原因：「他覺得這個學科比較有包容性。**我覺得包容性不一定是文化研究這個學科的特點，但它可能是MAICS的特點。**」

眾多港產片之中，Zowie特別喜愛杜琪峰的《放·逐》。一眾演員在戲裡看似漫無目的地遊走，跌跌撞撞，迷失與尋覓。**或者Zowie思考自我身份的過程中，從電影裡找到了共鳴。**



05 | 校友專訪

Patrick： 跳出既定框框，重新思考世界的模樣

訪問
/Alison
/Nancy
撰文
/Nancy
攝影
/Charlie

近年香港起跌變更，社會出現不同討論「香港人」身份的聲音。對此心中抱有疑問，在社福界已打滾多年的Patrick，在2021至2023年兼讀MAICS，重返校園，開拓眼界。

經歷過社會運動，緊接面對疫情，市道變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加上香港出現移民潮，Patrick坦言作為留下來的香港人，當刻有點迷茫。「我要梳理一件事，我留在香港，要怎樣解開我的心結。我的心結是我的身份認同是香港人，但同時我又覺得要令自己看得闊一點。讀完文化研究之後，我覺得梳理得清楚一點了。」



他笑言雖然在Concept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取得的成績比較差，但老師的話回應了他的疑問，幫助他解開心結。「『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是不斷改變的。我在堅守的到底是甚麼？我留在香港生活，自己的底線是甚麼？如何貫徹自己的理念？」同時，他意識到身份



認同的流動性，「老師點醒了我，我可以有好多個身份，『香港人』是一個，『世界公民』可以是另一個。」

在Patrick眼中，文化研究是「一半哲學，一半文化上『落地』、生活上的東西」。社工為不同社會群體提供物資與心理支援，看似與「離地」的文化研究無關，其實同樣需要多角度思考。「社工需要擴闊自己的思想，才可以在既定的社福界框框內，尋找更多可能性。**社工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是是非的批判**，文化研究讓我嘗試從更客觀的角度，分析和思考服務使用者所面對的問題。」

Patrick意想不到的，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thropocene探討的環境問題，與他工作上討論的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即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息息相關。除此之外，他修讀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時，剛好遇上ChatGPT面世。他的工作崗位正好與青年的職涯規劃相關，表示「我的工作看哪些工作有更多空位、更多可能性。你將來學會用AI，去哪個崗位都特別容易找到工作」。他認為當人越深入理解對AI的迷戀 (fetish)，越能客觀地分析逐漸走向數碼化的社會。但是作為「打工仔」，他對人如何適應這個未知事物越來越多的時代，多了一重擔憂。



修讀文化研究令Patrick能給予更全面的生涯規劃意見，也能令他以更寬廣的心，看待自己的工作。他認為過往協助年輕人規劃生涯，就像生產倒模的人，他們為了符合工作性質而改變自己，然而這種做法已經不合時宜。「我們在時代的風口位，轉得好快，而我們能夠快一點去適應嗎？我有一套生存技倆，但我要思考自己有沒有另一套生存技倆，或者時代流行甚麼生存技倆。接觸多一點，涉獵多一點，令我的思維闊一點，就像讀文化研究一樣。」

面對需要協助的年輕人，必須抱持開放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下一代更是如此。作為一位父親，Patrick認為文化研究的內容幫助他擴闊世界觀，令他相信自己能夠讓下一代有更

多可能性。假如自己的孩子是性小眾，他應該如何看待？修讀Gender, Love and Sexuality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令他在思考孩子的性取向和性別氣質時，多了一份理解和接納。文化研究的各種科目，涵蓋環保、性別、歷史、科技、政治相關議題，無不令他聯想起從前聽過的一句話，「世界好大，而我的世界觀有多大，我孩子的世界就有多廣」。他希望告訴兒子「穿粉紅色衣服沒有問題，你要環保是可以的，身份上你要認為自己是甚麼人都是可以的」。

「文化研究令我變成一個更有世界公民素養的人。」



馬 珺琳

香港大學
比較文學系博士生
研究內容包括現代
中國文學及文化、
華語語系研究、
香港電影。
最近正研究香港
五十年代
女星及編劇。

訪問
/Andy

校友分享

Q1

你甚麼時候決定攻讀博士學位？你在 MAICS 讀書的經歷對你進修有甚麼影響？

就讀大學三年級時，我要決定繼續深造還是投身社會工作。當時我考慮在中國大陸或者去其他地方讀書，並開始留意香港的碩士課程。我對中文大學的文化研究課程 (MAICS) 和香港大學的文學及文化研究 (MALCS) 課程比較感興趣。當我瀏覽這兩個課程的網站時，我被教師們研究項目吸引住了。我萌生了在香港完成碩士課程，再攻讀博士學位的想法。

回憶曾經上過的課堂，我發現難以說出哪一科對我的影響最大。2019年秋天到2020年春天的記憶湧上心頭，好多科目都令我留下深刻印象。Elmo Gonzaga教授關於Viral Memory的課堂對我申請博士學位影響最深。雖然我的研究課題與記憶研究 (memory research) 沒有直接關係，但我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我在這一科學到的記憶研究理論。

兩個關於電影研究的科目也非常寶貴。林松輝教授的Cultural Studies in Film and Video和李鐵成博士的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Studies，讓我從沒有電影研究背景（我讀文學出身）到擁有扎實的基礎。

如果大家想申請博士學位，我強烈推薦選修MA Research Paper。同學們有許多討論研究課題和撰寫論文的機會，並在研討會與同學、教授一起練習匯報和答辯技巧。我們的導師彭家維博士平易近

人，知識淵博，為我們提供許多有用的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在MAICS讀書期間，我旁聽了李歐梵教授講解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性。這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門課，並且是李鐵成博士和李思逸博士鼓勵我們旁聽的。以此作為碩士課程的結尾，有機會聆聽這樣偉大學者的演講並見證他的才華，令我深受感動，也成為了我在學術研究的路途上繼續前進的動力。

Q2

你可以講解申請攻讀博士學位的步驟嗎？

我在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完成MAICS課程，並完成碩士研究論文。6月開始我擔任兼職研究助理，7月順利得到老師的答允，擔任我攻讀博士的指導老師。緊接著的半年，我忙於撰寫研究計

劃，邀請人寫推薦信，準備所需文件，然後提交申請。2021年1月至6月，我和教授、校方溝通、面試，順利收到offer，最後取得簽證，為下一階段做好準備。

Q3

你可以分享你的論文，即是研究華語語系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 嗎？進行研究時發生過有趣或有挑戰性的事情嗎？

我的論文聚焦在20世紀50年代移居香港的三位具爭議人物：演員／歌手李香蘭、報紙編輯／作詞人／編劇陳蝶衣、作家／編劇張愛玲。最具挑戰性的部分是理解20世紀50年代香港的複雜背景，以及這三位人物錯綜複雜的人生。我要追溯他們如何從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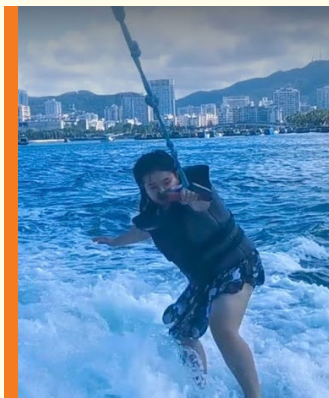
或上海來到香港，同時要解釋香港在冷戰時期的獨特地位。對我而言，檔案研究 (archival studies) 有趣又具挑戰性的是尋找不同文本之間的關聯。因為研究材料通常有限又複雜，所以在文本之間建立聯繫至關重要。

Q4

攻讀博士學位的ICS學生可能對自己授課型碩士 (taught postgraduate) 的背景欠缺自信（例如沒有論文或研究要求）。碩士生申請博士學位要如何準備？

申請讀博士有兩個重點：第一，提出清晰的研究問題，顯示自己已經準備好深入地研究某個範疇；第二，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研究題目。充分利用整個學年來拓展學科和跨學科知識、確定研究方向、加強對該領域的理解至關重要。雖然曾經發表過的文章或其他研究成果很

重要，但這些並不是我們申請博士學位課程的唯一決定因素。沒有發表過的 writing sample (與研究題目相關，並展示自己具備足夠學術能力的文章)，例如碩士研究論文、多番潤飾修訂的作業、持續研究的成果，都可以成為我們寶貴的資產。



廖 冰鈺

MAICS 2021屆畢業生。
偶爾看電影，經常讀閒書，
總是在打遊戲。

Q1 從本科新聞學到研究生文化研究，最大的不同是甚麼？

我記得當時給MAICS寫的Personal Statement裡面說：「我想要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在內地新傳學院學習、各大媒體實習後發自內心的想法。

和新傳相比，ICS給我最大的啟發是，我不再考慮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而是開始思考，為甚麼媒體要寫好中國故事，在一個「好的」中國故事中，民族和自我都是如何被再現的？更進一步，一個「好的」中國故事，強調了誰，又邊緣化了誰？

一言以蔽之，在離經叛道的、quirky的ICS，我們不僅被鼓勵去批判世界，還學會了應該如何批判。

Q2 可以談談這兩年的工作方向嗎？ICS有沒有給妳職業上的幫助？

這兩年我在一家互聯網獨角獸公司做AI產品經理。

首先是學校裡學到的東西讓我漸漸對媒體產生了質疑，再加上嘉明老師某一次在PhD「勸退茶話會」上的發言——她說，不能因為一直在學校，就拒絕去看象牙塔外面的世界，我們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去做廚師、去旅行、去嘗試不同的工作之後，如果還想來讀PhD，再來跟她聊。我突然意識到，其實

也不只有媒體一條路可以走。所以我想，索性試試看不同的行業吧。

值得一提的是，我記得自己秋招的時候非常看重「職場性別」的議題，也沒有對資本和大廠盲目崇拜，這絕對是ICS給我的賦能。面試的最後一般會有反問環節，我會問面試官對職場女性的看法，也會問部門的性別結構，也根據這個環節pass掉了幾家明顯有性別歧視的公司，以及在我之後的老闆那裡刷到了很多好感。

在這個領域工作，也算是在比較近的觀景台上見證了這兩年AI技術發展，不過，在ICS培養的靈敏觸覺也讓我意識到資本對技術的入侵，技術對人性的入侵——特別是，我自己就在資本的壓力之下，利用AI技術做一些去人性化的產品。

我更願意相信，技術是中立的，技術本身的發展並沒有錯，那麼，應該怎樣更好地使用技術呢？圈子裡確實有很多人在努力——一個叫黃智生的教授利用AI，廣泛地識別網上那些可能有自殺傾向的人，並組織了一個叫做「樹洞行動救援團」的非政府組織，對這些有風險的人群進行救援和情緒疏導。加入樹洞可能是我畢業後最開心的事情之一，雖然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雖然也沒有經濟上的回報，但我獲得的價值感比上班要多很多。

被裁員後，我決定申請心理學的第二個碩士。一方面，在志願工作中，我發現自己缺少系統性的心理學知識，另一方面，我也很想探索心理學和AI的交叉領域——如何利用技術，開發出協助用戶、而不是使他們去人性化的產品。

Q3 談到之後想在心理學深造，為何對心理學產生興趣？可以談談未來的學習或者職業規劃嗎？



陳鉞

MAICS2021屆畢業生。也可以叫我Jetson或者CC；
目前在一家中資投行從事人資方向的工作。
閒暇時喜歡旅行拍照和戶外運動。

Q1

從本科翻譯到研究生文化研究，最大的不同是甚麼？

翻譯是一個很就業導向的專業，課上強調的是實踐，通過多加練習達到條件反射。ICS更多是認知辨識上的塑造，大部份課都是培養critical thinking，更像是本科期間的通識課程。但其實選擇ICS並不是出於就業考慮，對我來說更多是一種認識論上的塑造。

Q2

印象比較深的課程有哪些？

鐵成老師的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Studies是我第一次系統性地接觸中國獨立電影這個電影類別，認識了許多有血有肉、風格鮮明的導演，在觀影過程中更清晰地認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飛速發展留下的陰霾。這門課也是guest speaker最多的，包宏偉教授、文慧老師、顧桃導演，**從酷兒影像到民族誌影像再到紀錄劇場，通過和老師們的交流，大家能深刻感受到導演創作時的心路歷程，從而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影像作品。**

其次是譚佳老師的Cultural Studies in Film and Video。她的課程橫向地從電影的製作到出

品，縱向地從電影史的角度，給同學們闡釋了電影和電視節目，甚至電子遊戲裡折射的社會意識和反映的社會問題。她是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影視研究博士，而且在女性主義作品、酷兒影像作品有很多建樹，所以課上或者課後和她交流的時候，時時被老師的學識吸引。而且譚老師是一個細緻溫柔的人，屢屢讓人如沐春風。

最後是胡嘉明老師的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nthropocene。她是一位很嚴格的老師，對大家要求比較高，但不得不說這門課讓我意識到環保議題的豐富性、緊迫性和必要性。通過「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拉圖爾的生態哲學、尼克森提出的慢暴力，兩個貫穿整門課的核心思想，我看見污染很多時候不是短時間、一次性的，而是不斷累積、滯後而且帶有轉向發展較為落後地區的傾向的。

我在香港主要做金融、人資方面的工作，因為和之前的實習經歷有關。建議在香港求職從不同渠道發掘機會，比如JobsDB、LinkedIn和招聘公眾號；手上已經有offer的話，如果薪資期望不是差特別多，老闆的品格和團隊的氛圍更重要。

訪問
/Andy

Q3

可以談談這兩年的工作方向嗎？對校友或者畢業生有甚麼建議？

譚黎

2015年
MAICS畢業生

ICS帶給我的經歷大概永遠都無法忘懷，它改變了我很多，它讓我嘗試從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讓我學會用理性去批判，用感應去包容。工作越久，越感恩老師們以及中大。如今我也是一名老師，帶著一群要走向世界的學生，希望我在潛移默化中也能讓他們成為對世界更好奇，對知識更渴望，對弱者更關懷的善良的人。



Lea

MAICS2022屆畢業生。剛踏入新聞業不久的文學生，相信文字與影像的現實主義力量。

轉眼已經成為打工人半年，在學校裡的日子遙遠得彷彿上輩子的事情。選擇做新聞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在MAICS的學習過程中領悟到一些「將自己作為方法」去切入現實的思路。但真的進入工作之後，就會如很老套的故事情節那樣，發現理想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

一方面是行業的宏大性與個人微小的追求之間會有錯位之感。ICS告訴我們要看到他人看不到的地方，關心「少數」，去抵抗某種難以抗拒的洪流；但新聞行業，尤其是傳統媒體，需要我們追尋熱點、與主流對話、說盡量能廣泛覆蓋大眾的

故事，常常會被追問「你的選題有甚麼意義？」我發現很難用自己內心那一點微小的意義，說服一個缺乏大眾價值的選題落地。

另一方面是工作與興趣之間達到平衡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即便作為熱愛寫作的人，享受編織文字形成故事的過程，也會在與文字打交道為主的工作中，產生許多「不享受」的瞬間，新聞的「快」令它的部份生產者難以兼顧速度與質素。

但現實也並非全然令人失望，我盡力為自己創造一點空間。在與採訪對象的交流中偶然獲得一些「神

交」時刻，聊很多無涉主題關於人本身的內容，把對方當做朋友而不是採訪對象；在寫稿時花很多力氣，把本來可能會淪落為樣板的故事講得有人情味……後來發現，這種做法並不是被拒絕的，只不過它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在績效競爭中，笨法子自然遭到淘汰。但這些笨法子讓我看到一些理想中的影子，不知道自己能夠堅持多久，或許不久之後我也會在績效面前投降，但趁內心還有激情的時候，就要毫不猶豫地做。當你做得好，也會得到他人的認可——儘管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問心無愧比他人的認可來得更重要。

許多人告訴我，不要試圖在工作中寄託熱愛與意義，但我仍然相信世

界上會有這樣的工作，令你最大價值地發揮自己所長，令你覺得不辜負自己的熱愛。只不過我還在尋找之中，或許，我已經在通向它的路上了。

沒有甚麼具體的建議能給予後來者，因為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就像被問起工作之後經歷了這麼難熬的一段，後悔進入這一行嗎，回答總是「不後悔」，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不親眼到自己曾經嚮往之地看一看，會有更深刻的遺憾。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們，是否也不後悔。

最後想說，「堅信你的珍貴，愛你所愛，行你所行，無問西東。」

06

MAICS大事記
活動事件2022-2023

2022/

Sept / Oct

/ 客座講座

#menstruationmatters
月經與我何干？

/ 客座講座

少數民族獨立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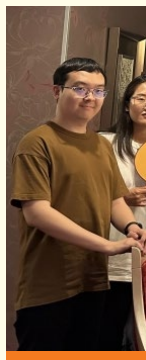
/ 參觀展城館

/ 參觀大館

少數族裔的聲音：性別平等與種族共融



Nov / Dec



2023/

Jan / Feb / Mar

/ MOViE MOViE Extra Festival

香港中文大學社群放映：《下女誘罪》

/ 實地考察沙螺洞



/ 參觀Para Site藝術空間與孫中山紀念館

/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學術交流之旅

/ 美國加州大學學術交流之旅

/ 學生習作紀錄片放映

/ MAICS舊生聚會 2023

Apr / May / June

歷史·故事

——記5月曼谷之旅

撰文 / Nancy

今年5月4日至6日，Elmo Gonzaga 教授和林國偉教授帶我們去曼谷，與朱拉隆功大學的同學以「創意空間的文化政治」為題，交流對香港、中國內地和泰國文化空間的意見。

這趟文化交流之旅的第一個早上，我們搭乘當地的巴士前往朱拉隆功大學。校園內到處可見的大樹和盆景，一幢幢教學大樓中穿透的陽光，令我們心曠神怡。朱拉隆功大學的師生在研討會介紹了Talat Noi——中文譯作「噠叻仔」或「小市場」，是曼谷唐人街其中一個歷史悠久的街區，中國與泰國文化交會的場域。我們在研討會上談論了許多文化創意議題，從泰國恐怖影視作品如何影響中國網路社群，到

中國Z世代遊客對曼谷作為創意城市的看法，以及香港、中國內地和泰國如何創造出創意城市和鄉村。

旅程的第二日，我們欣賞了Ayutthaya大城遺跡的景觀。炎夏中我們站在空曠的遺跡，頂著太陽，拿著電風扇，聆聽朱拉隆功大學的教授講述泰國古都的興衰和佛教的故事。十八世紀，這裡受到緬甸侵擾，軍隊為了示威，把佛頭砍掉帶走，其中一顆沒有被帶走的，滾到菩提樹下，被樹根包圍，多年後形成一個「樹中佛頭」的奇景。我們一行人在佛頭前拍攝大合照時，必需坐下，不能高於佛頭，也不能做出不禮貌的動作。雖然天氣熱得叫人難以忍受，但大城遺跡獨特的風貌和壯觀的佛像，令我覺得不枉此行。



今趟旅程以參觀曼谷金湯普森博物館和相鄰的藝術中心作結。前者是二戰時期從美國到曼谷定居的「泰絲大王」金湯普森 (Jim Thompson) 設計的故居，融合了泰國、中國、印度的建築風格。後者是以當代藝術為主的藝術中心，讓我們放慢腳步欣賞藝術品。

除了學術交流中學到的知識，以及參觀過的特色景點，這次曼谷交流之旅令我不得不說的：一、**泰國好熱！**特別是參觀大城遺跡時所有人汗流浹背……二、**泰國菜好食！**感謝朱拉隆功大學的招待，我們吃了兩餐豐盛的泰國菜，其中一餐更是在河邊的餐廳享用，令我覺得賓至如歸。

事件·旅行

——記5月爾灣之旅

撰文 /Andy

緊隨泰國遊學之旅，我們飛往太平洋彼岸：2023年5月10日，我們一行人來到洛杉磯，參加MAICS與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I) 人類學系合辦名為「思考事件」(Thinking Through Events: Media, Power and Everday Life) 的會議。經過十餘個小時，夜晚初抵洛城，這裡的溫度和曼谷相差非常大，LAX機場附近人流湧動，遠處的燈光星星點點。我們前往爾灣附近的酒店，車輕快滑過一望無垠的美國平地，吹過涼涼的晚風。我想起GTA 5遊戲裡的城市場景，有種現實復刻遊戲的新奇感覺。

舟車勞頓後休息一晚，第二天，我們所有碩博士生一起前往學校參會。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創立於1965年，是全美排名第七名的公立大學。一路上，我們遇見許多有趣的標誌，比如學校的吉祥物食蟻獸Peter，有著可愛的身形和長鼻。

會議約九點半開始，胡嘉明老師和詹梅 (Mei Zhan) 老師分別致詞：**我們的當下充滿了事件——戰爭、後疫情與眼花繚亂的媒體報導。而我們能否以一種反現實 (anti-realism) 的眼光，去重新理解和想像不斷變化的世界？**早上的研討會，研究生和博士生做了精彩的彙報。我們聽到疫情後的醫療廢物處理、《礦民、馬夫、塵肺病》裡的疾病事件與塵世關懷，也聽到《繁花》小說的多音道敘事。

茶歇時分，我們漫遊校園休息片刻。從社科院的走廊出去，跨過一座橋便看見熙熙攘攘的學生正開展社團活動。有二手書攤、麵包攤、還有來自山東的煎餅果子！走到旁邊的圖書館，館內正在舉辦為莎士比亞選集四百週年而慶祝的展覽，處處訴說著校園的人文歷史。我們散步到圖書館背後的綠茵草坪，晚春的櫻花點綴著過路的行人，我們在這裏合影留念，度過了歡快的茶歇。

第二天，爾灣在讀的同學的匯報也讓我們深獲啟發：中美地緣政治中的跨性別認同，現代文學、電影和藝術之間的互文性，韓國世越號事故與家庭情感……具備扎實的民族志採訪和文本分析。最後，會議在我們的討論碰撞中結束，我們看到文化研究作為學科對話的豐富可能。

除了兩天的會議，我們也藉機探索了加州周邊的景觀。在加州著名的紐波特海灘，見到美到窒息的落日；去橙縣藝術博物館(OCMA)，

參觀展出新興的後現代藝術；慕名前往洛杉磯環球影城，世界各地的遊客為好萊塢文化符號來此朝聖……旅行結束，我們瞭解到「事件」的多重解讀：用學者Julia Sonnevend的話來說，事件背後包括了「事件」(occurrence)、「見證者」(witness)、「媒介」(media)與「旅行」(travel)等一系列元素。回想美利堅之行，我們經過了飄洋過海的旅行、收集了過程中的許多珍貴片段，其本身不就是一場值得紀念的事件嗎？



07 | 結語： 編輯團隊後記

陳子晴
Alison

離開MAICS差不多一年，也離開了學術環境。就讀MAICS的前與後，我的人生道路遇上旋風式的改變，到現在仍每天重新導航。有時我想知道，其他同學也有類似的改變嗎？帶著這問題，我開始投入這本校友電子通訊的製作。

很高興能與舊生們、老師們交流，閱讀他們的分享時，我能夠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經驗。希望你們也會享受閱讀這本通訊！在此為團隊獻上最大的掌聲——Andy、Nancy、Charlie，以及系內各位的幫助。我期待在來年聽到更多來自你們的故事！

朱 珂 Andy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目的來到MAICS。獲得一個學位，走出暫時內捲的生活，或只是探索香港這座城市，ICS的旅程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有著不同的意義。當我走上這條路，打造自己的一紙簡歷，我沒有想到在ICS的一年會給我帶來深刻的轉變。這裡的課程燃起了我對文化研究的好奇心，老師們的知識讓我看到人文研究的本質：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揭示一些東西。

我相信每個ICS的畢業生都有故事要講。感謝Elmo Gonzaga老師的發起，這期通訊是為已經或者還沒有步入職業生涯，但還在回憶自己在ICS的旅程的畢業生製作的。編輯團隊與老師一起合作，邀請他們分享在MAICS的經歷，我們還採訪了經驗豐富的畢業生，提供就業和學術上的指導。雖然他們有的人生很成功，但就像一個同學講的，不確定和失敗也是生活的一部份。通過這些內容，我們並不是要提供對或錯的答案，相反，不存在一條「很多人走的路」，我們只有屬於自己的路。

感謝編輯團隊Alison、Nancy和Charlie，以及所有內容提供的老師、同學。歡迎你一起重訪這些記憶，也希望我們在將來重逢！

編輯團隊

朱 珂

陳子晴

蔣柏兒

王舒萱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排版／封面：蔣柏兒